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圭峰集卷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錄監生臣唐 澐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峰集卷十三

明 羅玘 撰

碑

嚴子陵祠堂碑

庶吉士閻考作

先生之生也富春山一釣翁耳既歿之後遂姓其灘為
嚴灘瀨為嚴瀨至於職方所統也亦名先生之姓曰嚴
州焉夫自有郡縣來已有此州其生人也不可以稊米

計賢人君子豪傑之士著聲於世後先亦多矣而皆無
敢睥睨甘心曰吾嚴人也凡天下之人聞是州之名不
知其自於先生與聞先生而不知其寓於是州亦愚夫
而已矣今夫倡優之劇里巷樵牧之歌至陋也而其羊
裘釣臺侈為盛美嗚呼先生何以得此哉當漢之衰新
莽之餌其甘如飴不拜揖於歆雄之列者中人可勉為
之未足高先生也及真主出略其勢位以故人物色之
躡履而來蕭然野意而故態即發心有水濱之寂寞而

無大內之深巖區區之榮利鷗耶鷺耶而已矣曾何芥
帶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先生有焉雖聖人大中
之道不如是也而氣節風厲要不可誣五穀三牲所以
養生也而鹽醢不備豈全味哉然則地之名之止於巖
著其所也人之仰之通於世高其行也夫有功德於民
者於祭法有祀則先生天下通祀可也况於巖乎舊有
堂在州治之東蓋其故釣處也今郡侯某修之來求碑
之因論其事俾刻之而係以詞曰富春之山兮礪磊嵌

崑白石齒齒兮桐江深先生不來兮廟陰陰江籬漠漠
兮鳥下水苻汎汎兮魚沈香餌化石兮臺泐羊裘掛崖
兮誰紉漢鼎孰飢兮龍戰野先生一絲兮鐵綆千尋我
有君臣兮父子垂涎柔頤兮何心駕螭車兮驂虬紛拜
舞兮夷猶倏然降兮風颺颺我民歲歲兮穀羞

故內官監太監白公墓道碑

先皇帝末厯思有以奮振更圖而興革勸沮先篤諸近
于時光祿寺之齋錢陰漏入于中外乾沒者十二三審

志潛求所以代涖者難其人久之內官監太監白公江
適還岐惠王之喪至自楚慎靜之聲籍籍聞于內遂詔
解舊所涖諸庫事改涖寺事既至召酒人饗人庖人戒
曰今以始毋以爾所主品置吾几日以童炊烹時其渴
饑飲食之至旦日坐于門平量衡閱出內內以東入以
西出給以西入以東出入毋比行毋偶立毋耳語毋僂
步毋顰毋譁違比通關節為姦例有常誅不貸比日入
高封乃退既匝月姦朋故智敗解去寺之上下賀公以

勤公有緒喜而母宗氏與兄鳳居涿渴一見迎之不至
傷泣得嗽血疾尤旦旦酣事事不知憊遂下摧為癘瘍
醫繼繼至莫注手乃困卧連乞免會寺寮疏留止之今
上登極賜蟒衣玉帶同列皆驚其異既而轉劇兩乞免
得賜復監飲藥部寺誤疑為允旨懼公去疏留益懇公
自分不可起乃乞骸歸私第上乃假奉御李懋長隨田
雄以外事便侍其疾疾果不能藥正德元年五月六日
遂卒年五十一上聞悼其以職死賜祭且賻其喪命左

監丞鄭爾奉御王恭營其墓皆異例若以為勸者墓在
城西香山之原葬以六月十二日母聞之悔不及生就
迎又悔疾不及視危惡候以鳳偕孫鋼釗銳鑄自涿來
哭壘恭懋雄有父道焉故亦子哭公非上命在事然也
及是亦會哭哀至與涿來者比公涿之韓村人父聚祖
慶世居涿以選入給事預營衛聖恭僖夫人墳修大廟
後殿建清寧宮功自長隨歷奉御以至今職先所服蟒
衣先朝賜者也荷榮兩朝顯柄伊始而年不究用恭輩

痾之恭號知文予教內館時愛之出諸生上爾乃丐予
銘公銘已又丐碑其墓之隧夫恭也豈以予文足徵于
後也歟詞曰野馬舍來壺焉代食垂璫施施曳露白白
匪其躬私廟建卦築月遷歲登幣實遍督萬里潛行岐
魄反廟帝曰天庖予嘉爾詔獐其若酣痾倮罔覺陟此
在書牀膚以剝死要歸全卹恩湯湯西郭幽堂蔚蔚檜
栢

故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傅公墓道碑

正德六年正月十五日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傅公卒
守臣以聞且請木請食其喪衰麻其子弟請封其墓而
堂之詔聽遣官三祭賜寶鏹事不三月十日公已葬昭
功祠陰矣公諱容字體仁松庵其號也春秋七十五廣
之順德人曾祖某祖義悌父道達母何氏世名家公以
選入內內書館者制館閣諸賢滋焉以肆中貴人之幼
秀出者也例不以羣凡衆又以選入入日有譽動英宗
知擢奉御掌文書憲宗嗣擢紀事奉御侍悼恭位下教

官人禁中轉局郎侍春宮孝宗弘治初進司禮監太監
賜蟒衣玉帶祿米日向柄用而於茂陵工甫畢又督懿
妃金山工繼選永康大長公主婚褒賚有加欽遣有司
祭公考妣以優公殊屬意焉一日以一函付公命乘南
傳公請啓則留都璽書也拜舞辭即日行既至人無知
者故事勲宿元臣高闕內外為意向久之無何形迹隱
然示大體迺交相說而公於殿器逼器斂潰控奔又多
潛為之所若歲慮大獄無文之拘有疑積滯者意持之

傾耳羣議在所則毀校脫梏者居多寂不居德以為色
德音屢下郊迎宣讀既納諸函或訝之搖手閉目人多
愧而去遂墅城南因山而垣稱垣而祠祠左為寺僧一
童與談空焉為供老計請額祠賜額曰昭功請額寺賜
額曰永寧泣歎曰吾不能生事天子矣無何以疾請上
憐公誠月有廩歲有役聽公休官所談空僧即永寧居
蠲其稅食之主公祀焉公從子豪入粟為郎傑千戶也
鳴璫貴人父母公者無慮數十崇卑間劇布中外南內

殆十三相與曳碑龍之于墓之道來請刻辭予春既銘
公墓辭乃合辭言曰衆志滄滄旨味公銘然而閔幽孰
愈昭揭于表表之觀公其謂向予無能讓迺襲敘而詩
之其詞曰踰嶺而燕居也木天業也孰師之龍之夔維
從龍升乾清坤寧嬙娥環羅內則孔多載橐螭頭敷政
優優玉匣黃腸玄堂之藏帝曰欽哉公其南來培柢培
根有實無文永寧昭功百世祀公

圭峰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峰集卷十四

明 羅玘 撰

墓誌銘

內供奉老老王氏墓誌銘

弘治六年夏四月十四日內供奉王老老卒于其子御
馬監太監博羅之私第博羅以聞且乞歸治喪事詔許
之博囉哭之哀斂者一依喪禮嘗所與往來者皆走位

哭無不歎訝其孝且欲銘其幽堂之石以內官監太監羅公所為行狀來請按博囉西域河西涼州部人其先世嘗為其部入貢闕下心慕畱焉不果歸語其家博囉父哈喇庫春尚幼也聞之心動及長存名位為貝勒華言平章也凡與部大人相謀語及京國必舉手南向膜拜示不敢犯意由是益不悅於其渠正統二年太監魯安將命節制邊兵于甘誘徠備至哈喇庫春與妻即老老也革襠博囉自其部潛來歛軍門內附安為驛聞因

得隸戎籍京師然不習水土尋卒葬于都城西香山鄉
煤廠村之原時博囉甫八歲獨於母居二月選入內供
奉歷事睿景純三皇帝及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皇太后
所以保翊聖躬弼成內教與有勞焉今皇帝之在青宮
也亦以老重之凡廷掖號內供奉之老曰老老云者美
稱也以成化二十一年請許退休于私第恩賜白金文
綺無算博囉以勞序累遷至今官時告省在側春秋八
十有八可謂榮壽令終者也孫男二長曰成次曰壽壽

以戰功授錦衣衛後所百戶皆能相博囉於生致其養於卒致其葬葬之五月二十一日墓則合平章公哈喇庫春之舊也嗚呼其可銘也已銘曰永巷宵征五十霜星天開誰局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厥子孔武為大長秋銀璫錦裘禁掖宣猷今為燕人燕土宜墳宜子宜孫

華母李氏孺人墓誌銘

華於吳中為甲姓李亦乙丙間皆世籍無錫李氏克中有女曰某既笄歸華氏原謙號存義處士者也處士父

思學與克中為詩盟嘗曰吾先孝子遺是聲光卓為族
望若亦文定公餘烈煥其有紹世世嗣婚實宜苟謹于
妯媪是間吾成好也敢以稚子謙壻焉克中許諾及女
歸即孺人也華故所習惟儒一業仕不仕皆詩書琴瑟
雅歌投壺日相高尚鑿師卜史雜諸門客不齒孺人謂
處士曰濟生以鑿稽疑以卜要非惡術也處士曰是通
二家之言老於專門者皆窘窮自喪而退景泰中疫起
縣南人相枕籍死飲以藥輒汗汗已立活活者百數華

實衣服飲食其土人人亦貧弗報惟相率為美言稱頌
或曰是謂存義人也人遂以號處士處士亦自謂云孺
人笑曰吾為爾得名邪鄰婦嘗有貧而多育久厭苦之
竝娠即餌毒下焉孺人立婦庭中數之徐徐陳說恩義
利害恐以冥禍婦卒感悟不復為年三十尚未子已而
某年謀生某年烈生人以為止殺之報也烈幼岐嶷即
不以常兒視雖不言惟俾日夜修學學成舉應天登甲
辰進士丙午授推廣州府命甫下奔處士喪于家奴有

酗酒火其廬者烈將縛之官孺人杖奴語烈而止謀嘗
有怨家丁未秋受中傷之家人皆欲悉發其陰以相牽
制孺人惟仰天歎曰不有命在何紛紛爾為也後卒直
馮烈免喪改建昌府欲與以就養不許抵府又以書迎
養又不許僕或自府歸閱烈筐致惟脯腊胙糗無長物
喜動顏色輒加餐以為常癸丑八月烈考績將過家省
謁未及以九月二十二日卒年八十一烈既走就謀次
位哭謀婦呂氏烈婦司馬氏五女偕壻某某孫男游漣

滌浴孫女姪刑部員外郎理凡內外屬皆來會哭間杖
興議明年某月某日葬壽山之原處士之兆不及哭者
孫潤先一月殤也烈於我府席尚煥於我有德况嘗過
其廬薄暝謀腋孺人出見一再拜也烈曰是可銘吾母
者走進士楊文之狀來史館其乞孔勤不得讓也於是
乎銘之銘曰有祿有齒可生可死齒高於夫祿享於子
其生也榮其死也祀誰其銘之皇太史氏

竹所先生墓誌銘

南城入皇明第進士者二十人左氏獨得四人永樂戊戌山東參政瑞天順丁丑河南參議賢廣東布政使贊成化乙未試大理悠邑中稱竹所先生者山東之從子河南廣東之從兄大理之父也邑多竹自山谷陂澤村墟郭郭老佛之宮植之與他草木稱先生之居三谷尤以之為食性實宜故號竹所邑附郡有城一區背山面江號西江佳麗先生獨受二廛東西異所作屋並極一時之觀種竹刷屋瓦醉賓談客接踵坐無隙席雖邦君

上使未嘗不擁轡下問曰竹所何在先生亦無足恭以
賓禮處之大理君幼未知學江寧海景吳時以舉學鳴
先生館之三歲大理君由是知學辛卯同寧海領鄉薦
里閭榮之教子者時以為法然自大理既貴而驟蓋棺
于京頓失愉樂廣東以司勳出參澗政與致君子澗省
方岳諸公以詩為別南昌李若虛大書跋題其首歸途
兩膺患風痺歲三四作至弘治某年享年七十有八竟
以是終先生諱某字時良方乳已失父某母某孺人垂

欲棄去異先生終亢宗可老其家遂斬前志卒之食旨
服溫為左氏壽母祖某三谷布衣曾祖某元國子學錄
配施氏生某繼饒氏生悠大理也儉亦業於庠蚤卒孫
幾人宏經進俱庠生先生却顧惟遠髻欲華已營壙于
麻姑山之麓厥費不貲泥塗之屨無階而至某將以某
年月奉藏于此且曰女吾戚也鄉惟女史氏也非女銘
不可銘曰其生孔清居于竹其死孔佚藏于麓可封不
封以綏後祿

南京都察院理刑知縣俞君墓誌銘

俞君諱世德字守宗無錫人同予丁未進士也出知肅
寧縣弘治九年七月以治最召入理都察院刑獄得南
院凡官理刑在院六閱月即真御史君被命已疾作不
堪騎舁行留京師召醫飲善藥冀差瘥上道而日轉劇
醫至輒陽紿歸治劑脫乃遁去錫人皆義君多來視知
惡候也急相率陰具木以須八月一日乙亥卒年纔四
十五銜尚知縣也惜哉君在肅寧凡兩朝京師主王河

西隄杜氏予往候數四皆不即見最後阜以寢對予詰
何晏也阜白明府坐縣恒五鼓休衙必秉燭以入民有
一媵公必躬視雖暑雨行田間甚甘卒傷而憊今懲乃
晏起矣同年皆詫君黃馘偃行或其疾先中而伏伏今
發發遲蓋不可為如此肅寧隸河間河間近畿也民信
狺擊登聞躡踵惟肅寧晏然稱治縣必曰肅寧御史上
最狀亦必曰肅寧都御史間歲入議政其稱如御史者
故召君也君得禮學於餘姚諸養忠綽有繩尺居錫庠

為後進師錫之禮學絕復續自君始君實鄰姓生纔晬
父某偶哀俞某失嗣遜以後之養冠娶皆於俞故君遂
姓焉廷試家狀亦未忍頓易蓋有缺仕稍顯恩施平當
然後請以復者其學於諸也時二父適俱為餘姚鹽官
選而師之二室交贖並鞭策其資益自倍于人故君之
成也亦迥異娶陳氏子男三顏曾閔女三某許某氏某
許某氏某母某氏某之父某某之父某君之祖暨曾祖
也以君有復志俞獨止於某與所後母某氏銘比信史

法不可及也歸葬縣西青山其兆君所自卜者亦若有
前知乎顏壻於陳戶部曾壻於華松滋二君佐喪閔閔
然且恐君遂泯泯也使太史氏玘執筆銘銘曰呱呱出
後壯欲復歸自異邦絕學續以身殉官罹天劔南臺虛
戶未寄足青山歸藏爾瞑目

錦衣衛千戶李君妻鄔氏權厝墓誌銘

贈宜人鄔氏昭信校尉錦衣衛百戶贈武略將軍錦衣
衛副千戶李君宗之妻錦衣衛後所正千戶燦之母君

字文玉以字行越之上虞人父傑祖塤曾祖敬德世隱于儒君實是紹緒期于駿發耀聲光以樹其家誦說虞夏商周孔孟之書通其大義又取史傳百氏以為浩博恥一不能雖字林畫苑亦務至到人未始之知也值父以錦衣衛士徵赴闕乃白父曰此去闕半萬里大人以垂白往往即無患兒亦何為人吾棄儒矣遂戎服代行鄰老皆嗟咨歎賞曰何壯也或來勞飲食或以飭其子姓曰當如李氏子比入衛形神明爽矢口論事風生儕

輩皆屈而退間見其操筆在几數紙立就或戲請書其
手所持扇則變而為水石竹樹蟲魚務盡其紆餘隱約
狀人至不敢比肩事事能聲大騰會文皇帝出中貴人
偵天下事名其署曰東廠取錦衣士多智善隱者技絕
倫者良于行者儒而愿者君以儒愿薦久之益以慎密
韜戢見任使遇有鑿空飛語告變者同事無不欣躍掠
為己功君獨愀然與之根者蔓究明爭暗沮苟淳有徵
者盡釋之嘗從容謂中貴人曰主上以公肘腋親臣柄

祕權以弭姦猶棲鷹隼于密葉中防免狐雀鼠之虐嘉穀耳苟嘉穀無傷則密葉中固畏之在中貴人忽起謝曰微子言吾何聞此要妙故今猶傳永樂中無橫懼于禍者文皇北征章皇帝征武定巡萬全皆著扈蹕功宣德中胙城王夜有盜入府劫其藏者盜久不能得君計得之以功陞隊長仍賜楮幣千景泰初以薦授班劔司百戶班劔鹵簿物也其職於陞祀最親凡郊祀大禮俯趨便習合節雖世其職者不如然已得疾疾劇告在邸

以景泰辛未三月十三日卒年五十三宜人以其柩歸
葬上虞何家輿覺公山之先塋武功伯徐公方為太史
銘其墓時燦生五齡矣宜人以育以教底有成累遷至
令官祿養恩封且至年七十六也弘治戊申四月六日
歿燦志請歸其喪考於令武階不可傍徨數歲至茲乙
卯卒不得而封誥適下乃誓曰吾姑掩吾母此土也吾
不合吾父母者有如皦日崇文門外八里莊佳壠也卜
之以九月二十六日權厝焉亦用虛柩象君粗若合葬

者志異時終遷祔也宜人父廷壽會稽人母屠孺人閉
閨教之二十五年始歸君君初室歸氏宜人繼歸者也
生子一人燦女嫁右副都御史葉冕欽天監挈壺正廖
景明士人葛昕陳壽凡四人孫男翰林秀才麟儒士鳳
鷗鵬凡四人孫女淑貞聘錦衣官生丁奇淑良在室凡
一人曾孫女一尚幼麟出也君以武貴人卒然遇之儒
者也日與貴幸者處而略無依依阿怙恃意而於義恐日
不足鄉人俞漢遠道京戍漁陽客死逆旅逆旅人伺客

垂絕褫衣匿囊委其屍于溝以為常君棺服斂漢遠且還之于鄉人有以是義君君曰吾偶見溝傍羣犬爭齧棄骸甚甘吾哀之也而人以為君喪五千里外宜人挾一孤孩歸之此其報也而宜人歸君之喪正是首丘天道好還其將不終合乎矧燦焯焯可恃如此嗚呼亦不愧為君婦矣於是燦以武功銘授行人王文濟使合為狀丐予銘豈欲予銘匹武功乎謂同為史氏則可也銘曰偕以褐來而至弁十石偕燕殯越瘞婦之事夫亦既

能事英爽陟降于燕于越矧于結髮不在朽骼於焉同穴

戶部主事程君墓誌銘

弘治七年夏六月十日丙申吾友戶部廣東司主事程沂宗魯卒于京師吾與同年皆哭之哀尚書葉公侍郎吳公秦公與諸寮皆哀之下逮芻牧小吏亦哀之人莫不有死若宗魯則非哀其死也同年哀失賢友謂宗魯不死必為大臣且為良臣言無不然謂宗魯童時下筆

數千言聲聞馳湖南湖南在同年者又言無不然哀之
三公哀失賢屬寮之哀如三公若吏則又以其嚴且明
罔敢干于度以安其位不能不哀已其父母老失壯子
今尚不聞也可若何始宗魯卜京居得玉河隄東門之
值隄之梁逼焉其甃之勢不能以頓殺而右突焉迤之
於宅之位孔害朝夕予過必為宗魯戚予念欲語宗魯
然宗魯方亢然口含石礫以奮興事功恐訾予誕噤不
語之今已矣卒之前二十日來叩予門索為具慶詩甚

遽既而取其帙去予晚學不能詩也因曠然一適更十日造之曰沂欲子為序非釋子也旦莫且自來因言近有江州之命江溯湘皆水道飄風迅馳可六七日假道以省故為此圖與詩也予嘗道大江直上舟人影影見所謂江州城者先解颶下碇曰凡天下舟船上下此者必訊驗易符入課乃往其胥與其土之豪長衣食焉關節鍵鑰牢不可破歲入常不二三而盜已七八葉公方大清國計故舉宗魯以行公前以近郊諸廩洎廢牧地

多宿姦未易槌發患之已慎東羣屬聲稱者四出獨填
上垣外無氓居舊不設寓館部有事至者事率營至莫
簿書狼藉几案則不可收拾而守閣投隙設草具倉卒
少施解則併而擁入其閣已亦幸一休焉不知已墮其
窞中公獨屬意宗魯宗魯既至相旁隙地取材於官宇
之廢役工於羨卒之休取足棲簿書宿胥隸休其身而
止而寓館來告成於公自是弊源一塞不復可穴公益
喜故事屬之在遣者終事始易遣而宗魯則三數事沓

至無寧日宗魯亦幸公之知而勇為之也豐潤縣先有
芻牧事宗魯按白有緒未竟江州行已有日恐不果竟
往而返日夜冒暑疾馳三百里比至已不能言急索茵
枕卧卧三日是為卒之日也時年三十有七宗魯以毛
氏詩登成化丁未進士潭之湘陰人祖謙某處司巡父
俊以宗魯之貴封如其官母子封安人配許安人某處
判官志謙之女子一天機女三長某聘長沙王勝武餘
未名茲將歸其柩某月日葬某之原然天機方斃然一

孺子耳是又在封君也於乎人患無其才有其才矣患無其志有其志矣患無其位有其位矣非有其年位亦未必遽以崇也位不崇其所施固亦有限顧其力而為之可也徐而圖之亦可也而率爾長往以至此極誰則為之果天乎傷哉雖然亦賢於素餐者遠矣蔣敬之曰是不可使後世不知有宗魯女其銘銘曰功以事立事以氣集氣以志帥志以位遂位以年升年以養增日馳三百乃養之賊年是用蹶為位之累齋志良苦已乎宗

魯

養素萬處士墓誌銘

南昌羅舍之陽支村曰鄧坊有處士焉號養素字汝文諱綺萬其姓也父璞璞終田州府同知田州君父信衡信衡父可用於處士是為高曾大王父田州君始以進士知交趾靖安州黎蠻叛沒其地能不污其偽擢靖江王府長史居信衡喪免喪處士侍行留京師二年學同縣進士萬祥為進士業有緒而田州君改田州州本羈

縻僻在粵粵人種蠱山出瘴霧能殺人而獠獠獷狠用
其豪酋為守人輒憚往處士毅然誓侍始終挾古人篆
籀諸多奇祕方書日夜習於邸第岑守舊魚肉視其民
少忤則劉不移時路人視其佐屬拂意則烏言搪突無
敢誰何處士既端凝沈默而又聞其言皆當世法令俗
不知餌藥間有就診療者如脫守不覺自慙且多其藝
能禮以上賓而於田州君至以兄事之大改其所為處
士之力也田州君以事之雲南以處士偕道次柳之洛

容縣民嘗有怨家淪為盜者距城十里方利牲歃衆期以鼓行陷城逞其忿以報因以為變闔境洶洶明日縣長史以下潛以妻子奔柳城以避其鋒處士奮曰大人與膝下兒奈何無名死于賊手因募幕下驍卒飲以酒往謀之至導其一人偕來因得恐以危語使告其渠渠懼乃止岑守老欲傳其位於嫡鏞鏞被檄以兵助順于桂而守死田距桂數百里其庶長鑑睨鏞未即還舉兵圍城脅印若代之者鏞母窮急欲懷印縋出潛就鏞處

士謀于田州君曰鑑非王命而得印何為也脫事洩印固在其手愈怒而鏤入禍獨岑氏邪不如姑與之而徐圖之往告鏞母母諾明日開門擲印與之鑑果被討亂遂定及田州君乞歸以單騎往都府取符契獨處士以土兵數人衛歸舟自潯水東下暮泊長利峽夾岸叢篁中盜伏焉夜掠舟為業村長以告而前戍度不可進乃始以上供名物繫之以為質俾其土人鳴柝藝薪其上而舟中皆張弩注矢以待丙夜小舟來偵覺有備遁

去達旦并力擢舟兼程以進至南寧始與田州君遇而
往返四五千里經十餘年且惡土也而血屬全以無恙
歸鄉人多之然猶惜其學成不得一試也家故甲閩當
長鄉賦與弟緯弟緒所以會計裒益轉輸不弛不等而
其施衆睦族之心至老不衰居閒極意於霞宮雲宇譎
詭之觀芒屨烟艇踪跡所至輒索筆紀其胸中所得或
刻石以去有詩五十卷與田州君閒庵稿傳於人子二
籟籟籟籟皆以明法令食于官行有服位配唐朱羅氏

女二歸趙李為婦孫六孫女七年六十九成化乙巳九月二十五日卒葬某之原籟大懼日就闇然埋伏誓必得射其耀而出之忍哀至茲始克以狀丐銘予不忍拒也銘曰身其親支不去左右亦幾何時矧入于夷種種醜惡而可去為維夷難覺多藝以學夷自削落親心是若莫夜禦戎擲印于兇屢危不窮既孝既忠沒齒在野有鬱其長孰為長存恃此銘章

李母謝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謝氏諱春贛之興國人隱君克敬之女朝列大
夫知開州道道之妻頃珩儒生寵鴻邑秀朝之母也大
夫未貴時得夫人繼其何夫人之室何之出也克羽賓
三子矣夫人如自己出子之童有教孩有嬉具在襁褓
也有乳哺及長而冠冠而婚珩躡其序寵鴻朝繼之側
室高出盛又繼之服食惟一所異者貌耳人識夫人有
七子也卒莫定其為誰氏之生大夫初筮得開州州畿
輔地土木之變民物蕭條夫人居州第躬織繰操井臼

與婢媵同苦樂不以貴怠輿阜有縣鶉菜色者皆軫而
賜食與衣大夫大興州學捕蝗閔雨招徠流亡每考為
比州最擢從四品夫人所以勗勉尚不變其初民獻遺
尺帛斗粟不敢入其第大夫去開日民至留鞞立碑以
志其遺愛夫人其亦有助矣乎既歸貲不足市田宅而
購書畀子猶若有餘者成化丙午八月當大比珩朝方
集省下以其月二十五日終年六十六於時大夫之卒
十三年矣而壙已別營距里餘以何先合塚不宜再祔

然同於縣東榔嶺南北也側室陳後大夫七年歿大夫
憐其不育脫立孤塚又恐為他氏鬼命先葬其右以待
可謂仁也辛亥六月二十八日珩率弟將啓以窆時視
窆者合男七人鴻早卒不與也女懷聰珍重凡二人孫
振掖拭攄擁掇揆掀探捍據擢拯接挺合凡十五人孫
女某某合凡十四人曾孫男某某合凡七人曾孫女某
合凡四人而內外屬多不可勝數哭聲闕野縣人以為
盛珩之志亦欲有為於時以繩武趾美輝煌登聞其所

生而卒困躓如此居既僻寂無名為文辭者為楊其潛
聞都下方蔚然甚屬意也得計偕來闖然入吾室以銘
請銘曰不必自己惟其夫之子烏求其庶惟其夫之娶
嗟若而人為婦為母茲歸于此山之趾白石齒齒

戴主事妻胡宜人墓誌銘

弘治七年夏六月二十四日予騎過長安之西街街東
西交北出戶是為戴天錫之宅予惟不能遠睇然遙見
人旁午織其中狀少近聞有呼號聲予不能忍立騎摩

隸入問狀隸奔出致其舍兒語云吾主母以今卯即凶
吾主人翁泣仆地方召匠治棺斂飭飯含具總總予方
幸天錫之有賢助而又惜其罹此釁也明日入弔天錫
抱嬰兒汪然流涕立棺側語予曰吾妻無宿疾頃春咳
作而熱發腹癥結如有物梗之者夜卧必裸其手醫云
此胎氣壅而熱逆也不可下宜疏其氣而導其血閱月
咳盛而熱蒸騰騰掌若握燒鐵錐不可忍醫猶執前診
不變至晝夜咳咯痰遂泉湧日易醫醫輒庸前醫然實

皆庸卒不效至此其命也夫又曰胡吾妻姓也某吾妻
名也懷寧吾妻鄉也處士瓚處士剛孺人王吾妻之祖
若父若母也鄉進士鳳吾妻之弟也未歸吾時其淑行
之在胡媒媪言于吾母太宜人以致于吾父主事君所
以必屬于吾者甚備吾不欲言之自其入吾室而吾母
愛之如己生竈婢私竊語曰乃今見精殮鄰嫗得分遺
歸語其家曰乃今見巧製吾之入闕也實挾以行於今
為七年吾丑而興糜漿之飫吾腹寅而出終酉而入吾

腹復然吾弛然而卧矣吾不憂于内而得專意于外以
畢吾公誰使之吾不欲覆吾妻使不聞也子若吾哀而
與以銘以歸祔于先塋馬鞍山之原則將不恨其為女
人與不相吾以終矣天錫安慶潛山人尚書祠部主事
宜人之貴蓋其貴也子一人嬰兒安陵女二人某年三
十銘曰維寧有胡其生邪維潛有戴其歸邪維京有郎
其客死邪維馬鞍有高丘其反葬于斯邪

義官王君墓誌銘

今天下大較聚十氏居必有王氏其古受姓多也京師
固多王氏東上角王其先錢塘人也太宗定都燕徙天
下諸豪實之王在徙中曰某實自錢塘來者某生某某
生鉞鉞生祚字永錫乃君也君之上世惟守錢塘之貲
無隳無崇景泰中君始嗣主族時京師新罹虜變四方
商賈莫遂進市不集善貨善貨郊至已售以為遲幸得
脫去不甚計估值君廉賈皆五之歷天順天下日就平
至成化凡二紀晏然兵革不用則已歲走數十舸出淮

江吳越諸州舸網一人受厚直以次計力能上下傭之
循環迭至輦輓晝夜屬于門皆諸南方奇物而麴以釀
繒以衣魚鹽以食尤多切人日用者故京師語雄貲必
曰江氏次王氏王氏謂君也君歎曰吾何以是名邪乃
賂醫集善方爇煮煎熬百藥粉液以為膏傅紙上遇有
貧病不能自致醫者輒施與之凶肆棺槨常隊入緡買
之以埃死于溝中道路者餓夫羣然操瓢延頸于門日
益不厭四方供輸庫藏或給大官牲蔬果實遇有漂于

水劫于陸紿于無賴者常子母貸于人而留其官符以
為質君不欲故立異姑同俗然實不主其必償故人有
急樂趨君君二弟祐皆奇士克成君美祐子永清衛指
揮僉事瑛尤孝事諸父得其驩心蓋君雖在豐裕而奉
身極樸素朝夕食數豆蔬而媀賓進匕飭則象犀瑇瑁
珠貝爛然在几不為嗇態貴游之豪蹴踔擗蒲聲色徇
馬充斥閭里而惟投壺歌詩焚香瀹茗務習野意以為
清故其子弟之不見異物而遷焉嗚呼君為人亦偉矣

君嘗入粟實邊故冠服得此貴人然實非其心之所存人皆知之也弘治乙卯四月己卯以疾卒年六十子男二瑾孺人劉氏生珣側室黃氏生卜五月某日葬都城南三里何韓家窳之先塋君疾時度必死泣謂祐曰吾寄於世而不能自華爾吾哀而丐羅太史銘吾葬是爾吾華也吾不死矣吾聞楊諫議與素善諫議吾媿也敢以是累及是諫議遂來予不能拒也銘曰能以昌其家而不屑屑于斂挈衆汨汨以奢固圉其轍而不入于邪

歿能知以自華使百世有聞抑又何嗟

廣西按察司僉事熊君墓誌銘

閒住翁廣西按察司僉事熊君也諱景字開甫幼為熊氏令子弟比長以詩領江西已郊鄉薦成化己丑登張學士榜進士入刑部為主事擢員外郎己亥轉今官甲辰念母劉太安人老無侍請歸養因以是號志休退也丁未年五十六十月晦日卒越八年是為弘治八年其孤葵始克與其季葛謀以十月十六日葬君于某前事

葵屬鴻臚序班裘儀來丐銘儀君壻也道君之世與其
事甚覈其為主事也屬部多大獄部長使鞫則屢掣于
大闈貴人橫豎間隔法所入必脅使出所出必入君意
一不為動出入惟法無爽錙銖至為員外郎亦然時名
大起人逆君遂大用以員外郎贈其父母封太安人妻
封安人部長德君助已常與太宰道君能吏實不欲他
用太宰誤以為薦也以當廣西部長大悔君欣然行凡
所轄道在則犴狴一空投牒受辯旁午立門外入則惟

聞脫校聲吏俯首書牘不敢睨人張關節要賊為姦二
廣節鎮都臺朱公嚴於覈實以賢監司許君檄君勾當
潯桂諸徭徭人類而獸性居山林遇擾動輒號吽叫嘯
觝觸跳踉必以死逞靜則跼伏不見踪跡君知其然約
吾兵不得徙壁壘陰遣間衣商人服負鹽底徭所若為
潛竄懋易者徭不疑也集來詢虛實間曰吾商人不知
新按察官何人然見其方具器若古壺狀者十數寶石
其中室以巨水計曰徭出降無庸發此不然此嘗破大

藤峽者也。猺懼白首酋，即日降。不旬日，降猺及獠數千。姓蓋君以謀勝也。公大喜，鑄銀牌曰：獎勞功勤，以付君。亦以勸來者。及其請歸也，父老泣留，謀沮之。然以不及先事為悔。無已，明年乙巳，朝廷追憶其勲，以文綺即其家賜之。居母太安人，則恂恂如童。匕筯不以人代人。問居官時事，笑曰：國有成憲，官率循之，無工拙也。退然不以自多，而實非忘世者。太安人歿，喪以禮。凡緇黃宮于冥者，屏不用。歎曰：吾何能俾吾父母貴？吾何敢必得。

養吾母以畢吾私皆吾君賜也吾雖駑然誓此身邁往
一奮報者至是已矣熊之先居南昌杉塘世傳楚子熊
繹之裔屹然大宗元社將危盜四起能以兵保障其鄉
曰九成人無少長咸曰善翁是為君之高祖九成生德
讓德讓生素敬素敬生資直資直君父也文皇帝時德
讓以才子選在江西十八人之一竟齟齬終泉州司稅
堦堪氏堪板湖豪也遂居板湖於君為曾祖素敬懲不
仕能以所儲二千石貸饑人償未竟忽取其券一火燬

之復來償者曰而未嘗貸吾粟何償也弗納號留耕於
君為祖資直則儒者也學有源委教於鄉為嚴師於家
亦以嚴勝太安人助之故君無假他師而成歿贈生封
實宜配傅氏封安人者也子葵葛正銘者是已女鳴貞
儀之妻淑貞妻張記順貞妻齊世華懿貞妻林紡葛暨
世華紡皆業進士為學生孫男龍孫孫女閨懿尚幼也
銘曰荆支洪居去杉即湖蓄鬱紆發勃如慎刑書往必
趨如大愚扼吭擣虛出酋不虞其歸誰呼正虞倚閭不

究其圖嗟烈丈夫今也則亡骨可枯名不渝

錦衣衛千戶安君墓誌銘

景泰初額森未即悔禍南土弄兵之戎所在蠶起一二
奔命之臣乘時觀望多其身圖由是姦伏于肘腋間莫
可摘拔景皇帝赫然震怒恐有以戚我上皇遂嚴偵探
之柄拔錦衣羣校置之東廠使之入微擣深不以時達
時則有若安君諱順字子和者尤傑然負出君汝之新
蔡人幼侍其世父整于京整錦衣總旗也老以君代至

是以才見使用事然其童年播遷東西浮寓以身薪水
無隙以學而心獨恨且無攸適從則惟遇僧梵于瞽說
于途亦說久乃口通佛書諸多傳奇野史後亦厭棄惟
喜人讀書從旁聽之輒能成誦積至儒生所恒習者張
口縷縷而出間能辯析義疑至史傳所紀即斷曰此治
朝也或矍然曰此政失當亂若真能了了者其實手眼
漠如也性無鏃礪之鑿事必流其真誠心寡蓋覆不主
嫌疑凡關涉政治大體即貴幸勲戚麗于憲度不避苟

曖昧非其辜雖上意叵測必以身任之一時姦人飛奇
反間嫁禍於人者皆見沮塞斂手避去坊市惡少年相
語必曰毋嬰安順威寧伯王公為御史時晨入闕吏給
其家金器匿娼家不得公以語君吏聞君至股栗舉其
橐伏辜扶風人趙才興從貴將久無功怨望誘妖僧以
星烝燔人刑牲誓天朝陽門空舍中約旦夕變有詔覘
之同事二三不即發君曰厝火必焚焚而沃之晚也捕
之得其事狀并黨磔于市閱月蔚人吳伯通與其黨余

郭福亦謀踵才興之為者亦皆墮于君手故未甚連受賞自試戈戟司百戶至真伯戶皇上復辟奉迎乘輿多見任使會朝廷入廷議以君九擒劇盜功最多授副千戶先皇帝即位初妖人趙春陰部署偽將偽擬國號于滄瀛間灤河並邊謀誘敵人其盜曰王成玉曰李端曰傅洞淵匿機誑脅民洶洶且走且惑君以次擒之以獻進今官享榮三十餘年階武德將軍封妻張氏宜人贈父齊如其官母程氏如其妻皆是功也初君念職禁近

母老新蔡不得朝夕侍迎之京竟食君祿以壽終躬歸
其喪合父窆人以為孝仕不仕少有知者皆聞君名尤
為內相劉文和公所奇見於文焉弘治八年年九十十
二月十六日辛酉卒子賢蚤卒嗣副千戶者也寧入粟
為郎視七品亦卒泰以戰功官錦衣百戶孫璿瑜璽瑁
瑋璽嗣賢官今為百戶女某宋通妻也明年正月十八
日葬大興縣東湖社豐臺村墓與張宜人合然宜人
之窆已九年矣其幽堂宜有銘來屬翰林編修羅玘玘與

御史潘楷友楷妻通之女君之甥也楷言其世與貫而已君之為人有不待言者銘曰執威弗威國威在斯炎石及玉而豈可為蠹既糞木衆亦灼鑽毒其初生木乃得完是維安侯克遇三帝祕密爪牙耳目攸寄侯率其性暗與道俱蹈是二美史有可書大都之郊此維高丘有石誌幽是曰安侯

贈監察御史王君配張氏合葬墓誌銘

贈監察御史王君贈孺人張氏廣東道監察御史表之

父母也先是君以成化庚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卒御史
偕其兄聚才葬之宅南先塋弘治戊申三月十六日孺
人亦卒又穿君墓而合葬焉君之卒也年六十五御史
時為鄉進士未貴顯孺人見御史舉進士知阜平調廣
平迎就養入南臺為御史年八十三以卒御史免喪用
薦留之臺考三載今上推恩其所生而君與孺人始有
是贈距孺人之葬九年君之葬則二十有七年也御史
將以贈銜題諸墓而泣謂其友給事中于君某曰吾兩

葬吾親皆弗邇史館吾不忍以草野語銘吾親吾是以
飲泣而待幸茲恤典吾親銜若斯可追銘已史氏吾朝
夕同北面也所與善者宜莫吾拒謹以吾親世行授子
狀于君狀曰君諱原字孟本樂庵其號也父清清父彬
彬父允中始家汝寧西平里之洪村允中上世則商水
人也而孺人之父曰二翁亦西平人以門閥婚君生十
一齡而孤母郭氏鞠之成君亦蚤自懲孤焚恐遂沈汨
乃力問學為多能尤耽山經地志堪輿叢辰家之書久

遂通其說則出遊長林高丘巨壑陟降徘徊眺瞻其間
津津然若有味者或竟日不去或竟去不顧人莫測也
居閒惟與逢掖寒畯之士劇談雄辯去則閉門兀坐焚
香啜茗而已里閭積志至欲相軋為懟者立解之如決
沮醜水不為力及捐所有於貧之尤若沃垢而去之汝寧
東盡上蔡南界遂平西逼舞陽北抵郟城縱衡數百里
介紹謁君為相宅卜瑩兆者踵至君陰察其悃幅或非
儉狡睥睨貴富與窮迫而良者間為一往有致金繒於

歸囊則盛怒堅拒擲於地而去曰吾豈為是來邪於豪
右大宗苟薄其為人百方招之弗能致其心志飄飄絕
不屑營細瑣一惟孺人居中主之故四時薦祭賓嬾時
至男之學也女之嫁也牲牢修幣未嘗告匱用能弼成
君德諭子於道在縣邸老益嚴察俸入外一毛弗置於
庖厨間答朴之數御史晨出則戒損之卒俾御史以致
政成以召入為名流其有功王氏者也聚才於子為長
次則御史女二人壻李寬朱永寧孫男六人廷轉廷玉

廷資廷貴廷賞廷貫孫女五人壻某某皆士人嗚呼狀
若斯于君其豈我欺也邪則其東西封而墳者蓋纍纍
也有能若斯墳者邪豈其自厚其躬預處其吉而今果
然邪是宜追銘之以告于其幽予與御史善者也烏能
辭銘曰孤能以其宗興痿能觀其子成差池藏於斯人
以為猶生



圭峰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圭峰集卷十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錄監生臣史映綵

欽定四庫全書

圭峯集卷十五

明 羅玘 撰

墓誌銘

存菴處士傅君墓誌銘

閩人存菴處士傅君卒吾友謝邦用亦閩人來為丐銘
恐世不知有君也它日邦用嘗為予論閩人士亦高君
行言君有弟瓚盲盲廢棄也不能業作凡家有盲子名

為坐食父母雖甚愛服食不以齒它子習為恒君獨喟
曰人自求盲耶其亦不幸而已矣奈何割恩至此推其
溫美于瓚而反取粗糲服食之與行於庭遇闌階必相
必掖有急則負之以走長當分異君默計其產不足給
數口終當復合如初姑然之而惟自居積服賈市便宅
里度既可忽召瓚與其數口歸人不知其何也君謂瓚
曰吾與爾老此課其子業皆有經嫁其女一人于士族
瓚實慧善以口鼻嗅啖金銀珠貝手摩錦綺繒縠布縷

定估值高下即明目者不如亦佐君理其家君時呼飲
導之笑言自遣以卒日人以方諸陽亢宗云閩於八郡
為會府號十萬戶山皆四際而遠且童貧病而死者艱
於得木為棺君倡于鄉月施錢買棺置僧寺中俾一僧
主出納書于籍歲稽之以杜欺行既久閩幾無土親膚
者其酣於義如此見人難急之如拯焚溺至解乃自營
其性然也然能慎所與處不輕假人以色故有言於人
人自為勸沮退為善者亦多子鼎幼有殊性聞之占經

據席授子弟者相望君意屬即歲納金幣日羅酒食恐不憚即意非所在雖招鼎不以往也故鼎之成不獨於文一舉即魁八郡為解元弘治己酉歲也今業太學歷中書事聞計實尾邦用來再拜出狀蓋君諱琦字希玉祖童考祐年十二時通大誥補社學生得復其家事父母孝沒能以禮葬祭之而律家如官府屐齒之及存尺寸號曰存存方寸以留耕意也配黃氏子鼎之上有泉孫男震亨謙亨泰亨吉亨孫女潔敬年六十七弘治八

年正月己酉為卒之日其葬以某年月而為之狀者鄭
進士希大也狀與邦用論合是不可使世不知之也應
銘銘曰

存匪在明不見是圖凡今之人手口拮据攫爾兄弟椎
髓剥膚鬻骸醜然忍充孟孟惟忍匪存存于心始凡父
母愛亦及其弟彼生不辰天奪之明彼將何歸爾非其
兄既見其生不忍其死矧有委壑有不願泚有盈其臧
視弟視鄰陽為不知亦獨何人嗟存之人兮而已反其

真於何考德兮我銘其墳

韓孺人陳氏墓誌銘

文昌韓孺人陳氏隱君汝美之妻進士俊之母俊試通政司政有賢名未第時予識之夏職方氏遂亟見之朝不見者幾日矣職方曰其母訃且至子徃弔之俊泣曰吾母歿期為弘治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及今已九月也吾其乞歸以月日墓葬有銘銘舍史氏奚為之者職方遂以狀來曰孺人諱五妹字惟正大父均父環襲慶柘

業獨出它氏而環尤以嚴勝僮奴苦笞撻弗能堪孺人時童女也嘗從容乘間諷止環乃大驚識為竒女隱選右族之良遂歸韓氏韓自孺人入姑之顏面無日不愉憚僕婢之供事無事叱箠子之學膏火不絕於夜歲之積餘倍他日隣之東西室無有凍饑徙死者成化戊子高雷盜起民相帥桴海入境避日集里巷物估驟踊斗米至百錢韓氏廩日啓也孺人戒守糶者毋增錢而留其無糶者飲食之於家盜定得歸者衆海舶之至包篚

寓謝之物歲歲有之丁未夏有舶遇颶漂焉蓋私入島
夷互市者也浮尸與匱相錯薄于岸匱皆珍貲民泗水
爭負其匱尸或枕匱相鈎不得脫則擘而盪去之孺人
自閩以緡置隱君手曰急以是募瘞諸汎汎者不則魚
鼈之食或腐而解耳吾不忍也隱君嘗恚民有侵其地
者欲走府訟孺人固爭之未幾侵者家覆以其地復尤
不能有其田半歸韓氏隣少年醜其妻之疾也謀出之
孺人以計召之至恐以禍得不出而其疾亦瘥今搜搜

健婦矣縣之嫠婦與姑居者一日姑怒有從旁譸張之使訴婦姑過韓氏暴婦罪且由以入縣孺人曰而訴婦縣必置婦死婦死誰與而居也誰食而以終也姑寤大悔罵其旁人曰爾誠人邪幾導吾死遠近有孤女或孺人不聞聞必以資嫁之至有閭左冒韓氏婿者及聞孺人疾劇奔走問視日屬于門歿之日以母哭之亦數十人子五人儉嚴俊倫价儉丁酉貢士俊進士也倫亦業進士女三人某某孫某凡三人孫女某凡五人享年五

十六葬縣某山之陽於乎職方方考訊寰區之內而覈
其實以佞應者懲不貲也顧自為鄉人佞哉宜銘銘曰
幾五紀身女妻婦母自童徂嫗內則孔富樂脫野草取
尸魚腹嫠有慈姑娼有健婦孰孤無父今有乳哺惟德
無遠太史誌墓

鄭母葉氏墓誌銘

予試京時主鄭綱氏之隣因識綱綱從弟瑛往來綱所
又識之間造瑛瑛以父禮主客茗盃殮簋饌具飭甚予

心善主饋者然無可輒發退以語綱綱曰瑛母手作也
問其姓則葉氏其鄉則錢塘也自是善瑛瑛業進士予
亦業之實疎瑛不知也固推焉若能為之指示者與予
游禮日加既數歲盡得葉之世祖德父盛母沈氏所以
籍京婚鄭氏之故與其在鄭也刲股以愈舅孟純疾又
刲以愈姑宣氏疾舅姑歿執哀三年為孝婦勸夫納小
妻小妻生二子如已子櫛東家整整為良妻教瑛蚤夜
友勝已以學瑛以詩經中弘治乙卯順天鄉試為賢母

予心存之謂其水長存食報享瑛貴無疑丙辰之臘予道遇綱服暮而容戚問之曰瑛母以十九日棄吾仲父年止六十仲父哭之哀過既而忽作曰幽野百歲叟死三日埋山麓木少拱已矣況婦人乎吾妻幸死輦下有史氏可附以聞瑛也與羅太史游可無圖乎又曰葬以明年五月庚申吉辰也必於崇文郊之魏村社從吾先也又曰汝弟玳琦雖庶亦汝母子汝妻車氏汝母家婦也汝姊秀貞汝妹秀清秀容汝母女也秀貞夫錦衣舍

人陳鉞秀清夫鴻臚舍人庠生趙昇秀容夫金吾指揮
李瑄汝母壻也及汝之女素蘭汝母之孫可悉誌于墓
無遺瑛諾以授友人李進士瓚狀狀至是始成瑛捧入
吾室再拜泣以丐予銘銘曰

妬女通疾舅姑有疾於歸何疾去前通疾惟舅姑疾宜
天不疾而遽斃之疾嗚呼苟有令名疾斃不疾

鴻臚寺署丞羅君配朱氏合葬墓誌銘

鴻臚寺司賓署署丞羅廣容諱弘南昌豐城人其官則

鴻臚而職實主贊英公軍事凡在軍二十有六年始掾
宣司司最其能舉入部部選入軍為史史主書然其次
貫魚于上多或不良于書或私作過發反于部為恒英
公且總羣帥羣帥事當闕白行止牘籍日填委倍它軍
公察廣容視前史覺差無留滯且訥寂安安意獨注不
輒比他史例釋去故自冠帶除順天府照磨所檢校在
事如故檢校乃帶銜也是時予始仕以同姓故急得假
其副騎羨卒走于途實逸典度外廣容亦不少虞自累

介意後或作難色以是觀其厚有士氣至坐其邸出漿
沃渴酒辟寒食實饑無厭倦俾予如歸忘客寄則又其
配朱孺人助之也廣容曰凡三鼓起候于公門飭細戒
瑣公出入白趨出上馬抵軍休必以瞑雖盛寒暑不廢
至不了其邸舍箕帚所在而飭其孟子昇仲子昌以庶
事館師以教季子賜則多朱之主暨賜冠乃齋之歸試
於鄉即學于學雖隔越數歲即無興懷召見其割季幼
之愛亦夙殊特可厲流俗予歸北來朱以十五年三月

十二日疾歿年五十八廣容見予涕泣不已時亦風痺痿跛曳垂奄奄至是果卒則七月十八日也年止六十官止於署丞公悼如失左右手軍中亦有知而嘆息或泣下者昇先卒賜奉喪歸與昌謀合葬於縣某山之原賜奮昌圖吾親使有知幸有會適此吾孝也於是錄伯塤下振旅振旅下雅仁李氏為其曾祖祖父母某某某某某為朱之曾祖祖父母適萬郎中子欽曰遇奴適楊主簿子翽曰婉秀適江貴曰婉秀適周通判孫楫曰冬

真側室鄭氏出曰轉奴曰足珍為其女曰山曰壽曰仲
曰季為其孫男曰端曰良為其孫女曰洪氏為昇婦曰
周氏為昌婦曰丁氏為暘婦朴軒則其別號也泣拜授
予曰願賜之銘予辭暘又泣曰暘痛暘父母俱客死於
此不幸也幸無斬而賜之銘乎是其不幸也安知其非
幸也耶予乃銘銘曰

冠耶笄耶天作之合耶起于藩耶登于仕耶仕而陟耶
畢婚嫁耶而未之或睽也是之謂同生既而哀耶差池

其死耶而卒能歸也同其藏有閱其光維其後之昌

武畧將軍辛君配劉宜人墓誌銘

弘治十六年十二月某日廣德州知州辛禮葬其父武畧將軍母劉宜人于隆慶州三里河北岡之原先期走京師底其同年太史氏南城羅玘拜且泣曰吾父母行應銘行未可遽一二數其大宜莫如己巳之變吾父以永寧衛副千戶先受戶部檄峙糗于榆關待車駕北征以事治見知至期遂當翊扈及師潰土木吾父收散卒

退保昌平之西崦與大眾合為營謀以遏敵衝衛皇陵
且連聲為京城援既而永寧陷吾母以二婢一童奴約
吾兄弟於背由間道匿蒼尉中夜行晝伏得緣居庸西
絕巘猿懸而下底澗谷饑將藤蔓齧之推糗餼餌吾暨
婢與奴凡三晝夜始聞人馬聲就之乃吾父營也相與
抱泣且喜眾亦驚聚環觀且喜或賀辛氏微吾母幾不
血食矣事平調守隆慶遂為隆慶人天順己卯從鎮朔
將軍武強伯征大同斬敵功當叙遷會武強薨受銀幣

之賞進今階比終其身口不言當時事於乎此吾父母之所自立者又曰隆慶兵後戰骨暴原野雖郭郭不免吾父哀之買地于厲壇之側舉收而瘞其中曰使從其類不足又廣於北山之麓俾可繼永永取羨木為棺貯之以埃徙葬者之求急賙饑食死賻行資親舊卒恃以濟有差州有別宅曰此可館師郊有三墅曰其入以備日給餘儲之曰贄在斯乃遂以吾學曰爾其以是繼吾固安良鄉之緒業國初都憲考功二祖大鳴于時而二

邑吾故土也故云然既已又泣曰吾父母生長北陲未嘗凌江涉湖觀南天之壯吾為廣德時一嘗迎致之太常陳公侍郎王公文可徵也而後竟以廣德累歲庚申就辯於南都而八月二十一日吾母歿年七十八十二月八日吾父亦歿年八十於乎哀哉安知非以吾之陷於罪辟念不可追而致然耶不然無能身親視茲含飯其亦將誰諉耶不即殞滅延茲三年未敢輒葬必獲不朽言銘其圖以贖乃出檢討石邦彥狀示予曰子其銘

諸按狀將軍諱剛字行健祖志友父英以靖內難功至
羽林衛副千戶改水寧衛贈武畧將軍母贈宜人姓
李氏宜人諱某字某千戶銘之女子男五人福嗣千戶娶
劉氏繼紀氏禮知州也成化丁未進士娶戶部尚書李
公女繼周氏禎千戶娶龐氏祥娶楊氏繼馬氏祺娶張
氏女一人適隆慶衛千戶梁礪孫男十五人某某孫女
六人曾孫男四人某某曾孫女四人其大都與其所述
合邦彥顧佞者哉銘烏乎辭然曰不朽何敢爾銘曰

祿官如之何訓忠娶婦如之何存宗孰不有言曰為當
然而難而艱孰不曰難將軍宜人同心異身忠全宗存
宜人將軍憲憲令人千古此墳

處士胡君配沈氏合葬墓誌銘

高安處士居石頭街曰胡君源會卒配孺人沈氏以弘
治己未正月十八日先卒至是為癸亥二月六日相距
凡四年子某卜甲子某月某日合葬於後龍山之陽某
子行人司行人鎮實君孫也方在任投狀來乞銘蓋石

頭胡龍口胡也自龍口之遷石頭曰永亮於君為祖永亮生克忠克忠娶某氏生君君幼在輩行獨難為比敵克忠心異之陰計曰是不可以凡兒儷資謀往畧旁近若將求焉者實密以覘得石城沈氏喜曰不獨其世且無踰其良即聘室君即孺人伯勗其父也初胡之先李唐歷宋最名為有顯人至元不欲仕又不欲暴白媒其禍乃詭跡於理學中曰吾子姓類與舉子學背馳至君始改奮曰此非其時邪乃館師以瑞學期進取賓講友

習前去後至奴飯馬芻悉具充其人益便來後亦間有顯者然惟上高黃少宗伯在館最久顯亦獨著四方名勝士苟過石頭則多君之主至有迂騎數舍欲以觀君者君始總家政時亦善居積積貲貯穀至鉅取貸者不豫計其原姦虛實或留物為質惟其券之出卒值歲稔券空存日耗鏹晚遂坐困而好士樂賓一踵其前不少殺孺人揣知其意常百方補苴恐見圭角傷其完美其為人有識鑿繩墨在中不知彼已隨方應之操筆作書

縱橫如志人以精楷善之要未為盡知者嘗自營室畫形於堵集匠戒曰寸視尺尺視丈回旋八方得成失毀吾室法也匠如言果見壯觀乃服至他小器物亦然南方偏境孩婦不識弓矢君偶得是器試射之每五六中見者大駭傳以為異時守劉公端方設城府簾陛斬然於庶衆獨高君以浚衣幅巾遺之招為鄉飲大賓不赴或旬月不見則存問寢食何似或踰年則必招致郡閣問政所便所不便然常以疾辭雖疾惡過甚而恥言人

過故族行以至閭里內師外慕陰悔頓悟而改行者多有之居常嘯咏徙倚終日不以事物撓心常曰使我能無內顧者吾妻也瑞屢就舉竟不償君志而老養終事賴之人稱為孝子仲琰叔琳季璇皆先君死女二人適劉球蕭景孫三人長即行人壬戌進士次銑次錚孫女三人曾孫三人享年八十有三孺人殺其四馬鎮奉命祭淮王使歸以朝紳視葬似於君奮發不負者銘曰寧人之負逋甘其身之窶顧若有餘有相者賢則惟其

然世澤之延吁嗟乎天

河東運使陳公配梁安人墓誌銘

安人梁姓諱一真故河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陳公配也。曾祖某祖執中父景致與公之祖某父某相望為臨川隱君子二家選所宜婦與所宜婿以安人歸公公家浮游山下舟車日夜屬於門率十家之口留一人力作治蔬圃餘少鬻斑白並販易走窮裔絕徼務倍蓰歸誇為長雄煽成俗不可變公幼自奮拔力問學為進取業

業精在師師必遠詣而浩博又在羣書不能無費費無從出則安人篋笥至無遺儲繼或織作以佐無倦且志致公一意所治遂以詩起於鄉登成化己丑進士授主事得工部虞衡司遵化鐵冶者司所治也職次當監其廠廠傳有妖類能殺監者前所殺者喪始發公即代公亦惑安人後至叱曰何物崇鬼乃爾奕奕吾修短不有命乎乃在崇邪即日入居之治之徒皆免大辟囚編管使自貫者雖狡獪實無所挾竟日枵腹奄息垂絕至踐

夏得休出竊銖兩匿股胯間質餅餒苟活以為常公每
廉得將置之法安人曰此饑孱耳胡庸濬治戒僮僕毋
以是事聞公公考三年封安人公改刑部廣東司陞員
外郎郎中司例訊錦衣親軍所隸獄怙勢倚援盤糾巨
測健吏即束手公益向往不以難沮每私語公毋輕當
死獄有死獄當是而其家人恐秋期迫即壁狀伺公起
朝出潛入投金銀器數事標名其上而去會安人出料
理門闕覺急追捕送公所用事闌欲假公手以獄殺無

罪貴臣快忿者公怒忤之出禁偵事士偵公以中傷而
安人日料理如常實不知閹所為逾月竟不得毫毛釁
去間歸夜過小孤諸子在側會風起簸浪觸磯石鬪怒
湧扁舟顛頓隙解水噴入敗不瞬息舟工叫呼鬼神投
牲牢擾擾安人陽陽無苦敕諸子勿怖曰頃當定須臾
風旋南舟少定隙亦復閉無他兩隨公守福守泉暨陞
河東則以公老且病慮或非常自家三千里疾馳至則
公已疾踰月卒果如所慮以喪歸自始嫁比公卒志成

公美不以內政煩公公亦悉心任付俸入度支喜慶凶
賻貧賙疾問公若罔知而所居室庭湫或曰更之亢隘
或曰闢之宏皆不答因故易敞主于棲止則已在遵化
及部教二子威嬰得今臨清夏守為師雞鳴呼起習誦
誦已出侍講席入就飡食已出肄文辭夜炳燭使誦公
入顧笑頷呵呵晨出復然有問者曰然夏常語人曰昔
云嚴父今見嚴母在泉州又得方秋崖教如夏亦初不
以威嬰進與年俱少弛贄方與日給併寮之子皆曰於

我乎供之若今禮科左給事中王文哲其一也威果由
庚戌進士授某道監察御史嬰由癸丑進士授南京刑
部主事而庶子淵教亦如之將踵兄之為者平生哀人
之急而先諸其近者收堂姪姑于母家室而業之直族
彥春子老生垂死于堂兄之寃而完其產溥恩持義而
行之以機宜故所發不蹶事高于一時而流聞於人人
甚多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卒年六十七主事先
某年卒惟御史侍易箒亦以使廣便道得在省其天乎

威娶甘氏嬰娶胡氏千戶女淵娶鄒氏助教女女某適
知府徐用濟季子庠生徽慶孫某御史卜某年月日葬
某原而當反命闕下乃以吏科左給事中吳懋貞狀來
乞銘祀前趨闕過堂下擬拜因痰衝不果拜於乎不果
以是終邪是宜銘況承乏史氏銘曰

入陳輟耕前已後庚連癸三登甲第仍仍臺省彙征維
夫子榮以陳有聲可謂曰能廟食陳牲有永厥靈矧其
高塋浮山英英汝水潛潛

樂善先生墓誌銘

弘治元年十月九日東河樂善先生劉君歿于吏部主
事約拜官之夕走訃適至捧以泣袒括奔喪孔棘以上
聞故稽其行得訊國史諏以某月某日食葬兆用歸居
其柩於縣苦山之先塋樂平程楷正之狀其行以俾南
城羅玘銘故事銘必誌其世系功謚年爵于為後考先
生諱觀字子瀾隱士也無謚鄉人迹其實號曰樂善先
生輸粟得階承事郎世東阿曾祖郁祖思明父臨晉教

諭璉母吳氏配蘓氏子男五人長曰紆次曰純約綺綰
女六人三既嫁三在室孫男二女二皆服衰視空先生
於臨晉為冢嗣臨晉兩登太學先生始侍後於其歸也
迎於家臨晉視家籍倍蓰驚曰兒乃爾強人意得以不
憂終四弟寬信敏緝調劑翕和牲牲向進而昌黎承亨
業儒有官祿人皆曰先生成之弟亦曰吾兄也正統戊
辰伏濟溢虎窟壞張秋隄張秋天下漕津也重足待塞
竟浩漫罔措手先生時署醫學入白計所司竟用其計

沂舟虎窟之麓投薪木三往返比塞隄成噤不言天順
丁丑齊饑米商射利價騰踊先生亦船粟往糶下其估
至為黠丐所掠卒不較而反徧飼羣丐人或以癡目之
微笑曰然戊子又饑有詔官出粟賑貸者先生出粟應
詔猾胥索門戶無厭難其檄方伯素公杖胥授今階東
海張弼世方珍其書有東阿劉郎好義之句旌其義也
辛卯德府以親藩出殿于齊大臣便宜出官鹽以濟用
而清河簿獨乾沒板援主出納為姦強先生為所由需

厚賕不能得厚誣之關節糾結如亂絲紛不可白先生
欣欣廢產以償齊人無少長咸覺其寃士辰殍尸載途
購募徧瘞猶男女異坎高其封纍纍今有可見者平生
過於友愛仲弟好酗一旦誤傷脇弟驚怖奔逸不知所
為先生神色自若無一語誰何弟得自定如初蒞僮僕
莊而溫箠楚未嘗及其膚亦不假以辭色人有所貸不
意其必償察其終難償者陰折其券嘗為子婚費不給
宋麟者納吉千緡怪之曰償前所負也其于學不于章

句於大義嘗讀宋史至岳武穆傳閉目不視久之從弟
獲鹿司訓幹質之邑黃司訓黃曰噫吾鄉老人猶裂編
擲之地幹曰可怒在檜編也何尤因持論不相下主事
從傍徐曰家君之惜在武穆此老之怒在賊檜論遂平
君子謂惜出於愛怒出於義先生仁勝故愛發耳始從
先人居苦山徙學宮傍又徙狼溪又徙苦山之東今墓
在其陰焉主事同余舉丁未進士援恩推進士祿祿先
生于家幾二年俾慙遺食數新其榮與行均將不止此

嗚呼此主事之悲以丐余銘也銘曰

黔守廬用蠱譽未受祉食以子不有躬漕之通賈厥索
野無骼不責逋人樂輸允若茲昌其嗣百世有懷尚曰
樂善先生於是乎在

惲進士妻蕭氏墓誌銘

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進士惲巍妻蕭氏諱愛卒
於京師之邸舍明年四月巍得例請因以其喪歸葬常
州府武進縣某山之原某月某日抱男一人汴弟女一

人玉秀視定將發京師憤泣曰魏必使後世知有吾妻
愛名不然魏負愛也即為書述其曾祖某祖某父被母
趙氏被起曹監知東莞又知藍山晚乃得愛愛之故以
愛名所以愛愛教愛出常故愛知書嫻禮為蕭女魁暨
十五歸惲惲方屯遭遭舅喪災連綿不可以家徙江巷
田廬廬且再燬不能輒廬至葺茅溝塍上居者移時安
若高屋奧室無病色惟務資遣魏入學宮執師營學乙
卯獲領薦書上春官遭繼姑陳氏喪能以禮襄其事仍

仍多難中尤總衆律下節調其服食惟適以俟魏歸暉
又覺將革前之沓沓者辛酉冬力主相魏北行魏莫能
奪值其臘倍寒舟冰車雪破傷胚疾入膜特甚壬戌魏
登第釋褐甫四日果索席卧日益憤憤然猶屈強支吾
摸汗弟入懷不置家人奪止之即復然延至是與魏訣
訣已卒年三十其訣語孔哀不忍聞亦不忍述也書成
偕同年庶吉士賈溪畢汝舟入吾室泣且拜曰夫人死
命也死于客亦命也其無庸悲獨悲夫吾妻以官室息

女入衰門支衰且難而且俾衰垂有可觀固不必及享
且不逮見可哀已惟能圖其不朽庶幾塞吾哀將惟銘
是託汝舟亦曰是其度謀審浚將不可變終不得讓乃
為銘曰

娟娟柔質辭順即逆而不顛躓有志有畫密其有櫛如
棟斯碣在百獲一以天殞客蒼蒼靡詰祈壽幽石

御馬監左監丞博囉墓誌銘

弘治十一年冬十一月上將明年郊凡郊法駕以鹵簿

從鹵簿馬萬馮太僕不與焉咸出于中廐之良御馬監是也監之官太監下少監少監左右監丞夙戒虔恭訓飭奚廝箕以剉塵菽以火熬擲鬣膏駿比物齊毛窮殫日夜或時辟易調騁鑿冰以濯以飲則多丞主之右監丞博囉以七十猶在事然卒以是撼頓得心胃疾氣壅逆膨脝阨塞口張呼呻徹晝夜從子成錦衣百戶壽更迭入侍有以聞太皇太后者亟遣官監來視且賜銀半錠市善藥然醫工烹粉和劑成壽捧以進歡輒嘔出或

掉首不歎勢愈劇狂悖掠髮羌語毒驚曰是返本候也
急以毳蒙身首擁出私宅闔扇張帟蘊火床下慰臍摩
足達旦至二十五日屬纊絕卜以十二月某日葬城西
香山煤廠村之瑩博囉西域涼州部人也正統丁巳甫
八歲以其父平章哈喇庫春來內附留京師庫春死與
母王老老選入宮備灑掃成化丁亥進長隨出理外廡
乙未進奉御甲辰進至御馬監左監丞乙巳遂至太監
移理北廡廡稱治太皇太后時皇太后賜銀五錠綺一

帛一旌之先皇帝亦如太后之賜而銀殺其二焉今皇
帝之初左遷復為左監丞宿衛六十有二年在職凡三
十二牝牡驪黃駑驥汗血飢餒渴飲痒搔瘡療真其生
知性能處得其據而死其官前老老之喪斬斬一依喪
禮知丐余銘今其葬也奚宜泯泯無聞況壽哀哀誓必
得余銘銘曰

離離紇干翰飛戾天天閭天閑居之盤盤鷄鷄之冠且
毀且完老而大還吁其安

錦衣千戶張養直墓誌銘

弘治十年六月二日壬申葬錦衣衛副千戶張君子安
定門外永安莊之塋君諱浩字養直和之含山其故居
紳福鏞能周氏其曾祖祖父母任氏其妻恩思其子蘭
蕙其女四十有八其年而五月十三日其卒日也是旦
退朝入衛坐廳事方處分羣校環侍見君目直喉咯咯
有聲已而流沫如注布地上知惡候急舁之歸歸及堂
目已瞑大夫士大驚徒步不及騎往哭者相屬于道或

叱其傳之者以君為未死或謂君剛憤觸事拂心死君嘗遣恩居學學進士業亦就予學於是與游游久遂知君沉毅涵養畧善書能歌詩與游者皆煒煒名士西班牙者武階也有麤亢醜饕婪諂附貴勢者輒疾之若污穢然會遇不揖揖或避之不與之坐或不與之語慷慨方剛克自豎立不依倚有名聲多識博聞者即部犀布韋僕僕亟拜不辭亦時相其急窘以貲為緩其禍平生不蓄姬侍公退閉戶坐軒中小蒼頭亦不得入人謂之張

閉戶云而當官滋事則迺張膽掀髯出觚露鋒威嚴如
神立解糾紛觸犯賈禍不顧嘗與予言己亥建州之戰
夜半突入敵營斬敵首血刃獻軍門辛丑與敵戰沙嶺
運稍停馘勢如風飛予聞壯之冀州朝寨營者降賊遺
種屯焉賊廋其中巡徼吏士知不敢近詔密以君徃君
自他境發兵約旦日會方會老賊迺羣老嫗負孩比比
立牆外若將掣肘吾兵狀君命縛其二嫗考之得賊所
在麾兵射矢進圍登屋發瓦下取七賊送闕下蓋卒前

之閱月也君自結髮即知名閭御史典學政時品藻明
甚君為武學生獨竒君稠衆中荆庶人之獄戴尚書貫
便宜君在行亦才君坐與語曰奚謂武弁乃有是人乙
卯計吏之來詔君提卒護以入黃御史自院出與事事
者也既偕行數月大驚君之介約為兄弟以歸其為人
重皆此類君之母實阿保崇藩于太皇太后宮崇既就
封母隨而父百戶君留京君思母養父兩致其至比歿
請之崇迎喪歸葬而百戶君適以老乞君代先皇帝立

授君副千戶雖用母保崇功然君兩戰邊陲已自小旗
為總旗矣矧重以百戶典武銓者亦以功賞相副服上
之明茲之卒也亦塵太皇太后悲賜白金一錠佐喪焉
君子於是又知不獨人士之惜之也將葬恩黜面斬衰
造子泣灑灑口吃無聲俯拜不能興予曰而來欲銘而
父邪乃興再拜跪以請予亦哀不能辭銘也銘曰
南氓京戎京府其東而西其宮奮以武功匪專保崇傷
于剛公暴殞其躬有樹其風亦曰令終

兵科都給事中屈君墓誌銘

弘治甲子今上益勵精于治於時給諫二三老成慮遠而防屹然示之以重故一切過高害治之說無緣而入其助弘多而吾友屈引之亦在列上且屬意焉然以是八月病銓司擬通政入請上寧他授以埃入九月病腫自股上侵臍至十日丁酉卒卒時無一語惟以處順境寡竒節無補于時未獲以厚祿養垂白父見隕壯子為悲吾輩方私痛之者舊有識則又所惜者大意不在引

之也初上改元新進紛紛入大言沓撓新政時引之同
吾為庶吉士每聞每頷之及為禮科給事中同列蚤夜
伺揣有封事顧寂不動一旦脫然勸御日講射游觀曰
是大繫世故吾何可無言遇灾異置其苛細條興利除
害數事事下禮部議倪文毅公嘆賞即是其議以覆崇
王就藩久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憶及語上上擬發使召
大臣臺諫諍不得引之以輕離封守一語寤上上立為
止自禮科陞兵科右給事中又轉吏科給事中遂陞兵

科都給事其職與兵部長共本兵屬敵大舉入塞首將
提兵至榆林以敵退聞敵實自它道入內地張甚而永
順宣慰彭某黠酋也幸有急興事上言欲帥所部入助
戰引之謂同列曰是國體也乃劾將帥逗遛請降詔責
之而駁某無勞遠方助順詞婉而厲將帥懼至擣敵營
以勝奏凱歸而四方亦由是絕他覬將家者子聚麀禡
職者攀戚畹謀復起而越人呂紀者畫工也暨一二兵
官相繼內降注授要職則大憤不食次第言者排之

內降絕遂不復續最後鎮守河南太監劉瑯請柴夫舊制柴夫者名為夫實入銀于官以備爨薪者而數則視其官之品中官例無之而瑯請至四倍于尚書數乃獨言祖宗制柴夫為庶官養廉助爾中官無當得之例上為殺其半朝野悚息交以為賀居禮科凡兩使而在兩廣能挺與奧援敵卒直金尚書秦公之誣兵科一同考禮闈得編修孫直卿趙與錫諸多名士家貧既仕以祿入佐養與育以緩其弟子耕販力然畛域斬然真不愧其

座右所書其詞讀之凜凜可以起懦居常讀書要自胸中無留礙雖字書小數亦體切古法至到於其著述珍重不汎畀投或有得假其籍冊者字批句注醒人心目異甚蓋亦有夙成焉童丕時已為鄉衮郎中邊公所竒而妻以孫即元配侍郎女也曾祖貴自鳳翔徙家任邱祖慶父忠封給事中母張氏贈孺人繼孫賈氏如張封子郊孫某郊舉喪歸葬縣某原月在仲冬日以某編修李宗易曰舍銘引之史氏直筆不宜如是予曰諾引之

諱伸號雙菴又號東莎居士年止四十五體素羸而專
以養勝今若此非其養之罪也悲夫銘曰

毓爾生爾親玉爾羸砥爾行爾身諒爾直埃爾成爾君
夫何爾天不壽爾年是之謂奪爾之全

圭峯集卷十五